

DOI: 10.13288/j.11-2166/r.2018.05.019

追忆往事 缅怀先师

——纪念朱良春先生百年诞辰

朱步先, 朱建华*

(南通市良春国医堂,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环西路华威园 6 楼, 226001)

摘要 撷取了追随国医大师朱良春问业的几个片段, 阐述章朱学派的形成与学术特点。从“发皇古义、融会新知”到“辨证与辨病相结合”, 从精研典籍到博采验方草药, 从置疑旧说到创立新方。章朱学派不拘一格, 务实求真, 锐意进取, 自成体系, 开创医坛新风, 为后学借鉴。

关键词 朱良春; 章次公; 章朱学派

以章次公、朱良春师徒为首的师承体系被称之为“章朱学派”。这一学派从理论到实践建立起新的体系, 推动中医由传统向现代演进, 为患者增福祉, 为后学示门径, 影响了医坛和一代代学人。转眼朱老师辞世已年余, 兹择片断记忆略加整理, 谈谈对章朱学派的认识, 藉作对朱老师百岁诞辰的纪念。

1 超前思维

朱老师晚年曾多次对我们说“章次公的许多学术见解具有‘超前性’”^[1], 在当时或不为一般人理解, 甚至遭到非议, 但经得起时间的检验, 已为或将为中医学发展的进程所证明。“超前性”入木三分, 足可从中领悟章先生学术的真谛, 也是朱老师毕生治学的缩影。

与章先生同时代的医家中不乏卓越之才, 著述之丰抑或过之,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 章先生的影响力趋增, 学术备受推崇, 其故何也? 盖众多学者, 因袭古人者多, 自出机杼者少, 其学术面貌似曾相识, 日久自然被人淡忘。惟立言不袭者, 方能自成一家。

“超前性”指医家的远见, 看到了医学发展的趋势, 开风气之先。清代刘熙载曾谓“才、学、识三长, 识为尤重”; “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”(《文概》)。然而卓识又非绩学不办, 有绩学而后有卓识, 有卓识而后有洞见。章、朱二公将中医学植根于国学基础就有了源头活水, 同时不尚空谈, 注重临床实践, 让理论与实践相互印证, 因而看问

题具有穿透力, 不落俗套。不仅了悟经典的奥旨, 对历代诸家的得失也洞若观火, 撷其精华, 为我所用。

2 医坛新风

章先生志在革新中医以适应时代, 主张“发皇古义, 融会新知”; 朱老师从 1962 年起, 便倡言“辨证与辨病相结合”, 二者一脉相承, 随着时代的发展, 他的认识更具体、更深化了。章先生认为, 中医治疗的特点是“整体性的综合疗法”, 亦即作用于整体以矫正病理变化, 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, “尚不能由‘辨证’发展到‘识病’的阶段”, 故当用现代诊断方法以济其不足, 即“双重诊断, 一重治疗”。朱老师倡导的“辨证与辨病相结合”^[2], 则为“发皇古义, 融会新知”提供了可行的法则。它为传统中医诊疗模式注入了新的内容, 临证力求确诊, 避免误诊与漏诊; 医者也能从“证”与“病”的不同角度来探求病理, 不仅知其然, 还知其所以然, 并为疗效的判断提供了客观的指标, 同时带来处方用药的革新, 既针对证候, 又能与针对“病”的特效药融合起来灵活组方。俟后朱老师的这一观点为学界普遍认同, 蔚然成风。

章先生所处中西汇通派正在兴起的时代, 他敏锐地指出“要中西会通, 当以古今会通为前提”。他针砭时弊, 坚决反对牵强附会, 认为那些对中医一知半解, 仅凭病名、症状表面的字义就与西医妄加比附, 则失之远矣! 会通古今也就会通了寒、温, 会通了经方与时方, 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融会新知, 丢掉了传统就会误入歧途。从这一视角来看

* 通讯作者: zih47@126.com

辨证与辨病的关系,他指出“辨证是绝对的,辨病是相对的”,强调了中医的主体意识,可谓用心良苦。有志于会通古今中外,创新也就在其中了。

3 治学严谨

20 世纪 70 年代,在朱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参加了《章次公医案》的编撰工作。朱老师苦心孤诣,多方搜集,力主其事。为了让我们明了章先生的治学特点,他在给我们的信中特别指出,章先生“能发挥自由思想,所谓独立思考者也”,开宗明义地揭示了章先生治学的精髓,值得深长思之。

章先生的治学方法有很多独到之处,譬如精究因明学(作者注:古印度的逻辑学),注重逻辑,体现学术的严谨性。章先生还注意用考证的方法探古求源,研究学术问题,而非随心所欲,率意为之。每发议论,必言之有据;每下一义,必精确不磨;每疏一方,必尽善尽美,令人信服。观其医案,主症与兼症,主因与诱因,其间的因果关系如何,证治的要点何在,分析层层深入,如抽丝剥茧,寥寥数语,无不切中肯綮,绝无游移不定、模棱两可之辞。真所谓“案者断也,必能断乃可云案”(《医林琐语》)。我们当时极为震撼,如此高水平的医案确属别开生面。1980 年《章次公医案》正式出版,好评如潮,为中医学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,朱老师功不可没。

关于考证,例如,章先生精研《伤寒论》,详考“伤寒”“六经”“辨”的涵义,赋予新意。认为“在急性传染病中,张仲景是注意循环系统的第一人”,其治热病注意保护心力,渊源有自。为了阐明六神丸的强心作用,章先生详考府志、县志及有关文集,撰有《雷子纯与六神丸》,凡雷氏家族的变迁、方剂组成、功用特点无不言之凿凿,认为它能“兴奋心肌与脑神经”,并云“热病心力衰竭用附桂则人畏惧,用六神丸既能强心,又不遭谤”。朱老师稽古察今,融会贯通,进一步解析六神丸配伍的奥妙,拓宽其应用范畴。在内科急症,如热病引起的休克及心力衰竭、早期之呼吸衰竭、哮喘、冠心病心绞痛等均采用之,尝配合汤剂、丸剂,收到很好的疗效。称其为“仓猝救急的妙方,扶危拯脱的良药”。

4 敢于质疑

章先生曾受国学大师章太炎的熏陶,不轻易附和旧说,极具批判精神,曾对五行学说能否指导中医临床实践提出质疑,究其说也源于章太炎先生。

章太炎先生详考古籍,认为五脏配五行古无定说,至于相生相克,“木之胜土,利不如金;金之生水,事无其验”(《医术平议》),并断言“五行之说,昔人或以为符号,久之妄言生克,遂若人之五脏,无不相孳乳,也无不相贼害者,晚世庸医,藉为口诀,则实验可以尽废,此必当改革者也”(《论中医剥复案与吴检斋书》)。我们在协助朱老师整理《章次公医案》期间,他明确要求,撰写按语不要用五行机械地说理,五行说不是章先生所乐闻,决不能强加于人而违其本意。这样做,就保留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供后人评说。于今观之,质疑五行不过是一个学术争议,不妨客观地看待、辨证地分析、冷静地思考其中的是非得失,求一持平之论。用五行来说理不无可取之处,如泛用、滥用,诚恐流于浅薄,等于自设藩篱,阻碍对具体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,让中医学术突破原有的束缚向更深层次发展,惟“疑古”方能“变古”,这也许是章先生质疑五行的积极意义。

我们侍诊于朱老师之侧聆听教益,譬如,接诊 1 例肝阳上亢引发的高血压病患者,向他请教清金平木法的应用。考此法以清代医家王旭高的表述具代表性。王旭高认为,肝气、肝风、肝火三者同出而异名,但为病不同,治法亦异。凡“肝火上亢,清之不已,当制肝,乃清金以制木火之亢逆也”(《西溪书屋夜话录》)。朱老师则说,此类高血压病,无论怎么去清“金”,“木”都无法平,血压也不会下降。这句话说明一些看似圆融周到的说理不一定经得起临床的检验,而“清金平木”也有它特定的应用范围,不能一概套用。再次,俗称的肝阳上亢引起的高血压病,其深层次的发病机理是什么,值得进一步探讨。朱老师的用意是激励后学突破固有的迷思,不断进取,从而有新的发现。

5 平淡神奇

清代医家费伯雄曾曰“天下无神奇之法,只有平淡之法。平淡之极,乃为神奇”(《医醇膳义》)。视野广阔,博采众长,采用民间草药,特别是一些冷门药,是“章朱学派”的特色之一。

20 世纪 40 年代末,与章先生同时代的医家张明权曾撰文指出,章先生临证处方,“冷门药十有五六”,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。很多不起眼的冷门药,章先生用得出神入化。例如,荠菜花本是清肝明目药,还能清热凉血、解毒止痢,他于湿温(肠伤寒)大便溏泄则甚至色赤时用之,取其直清

肠热,若炒炭则更能收敛肠黏膜、防止肠出血。再如鸡蛋壳,功善收涩制酸,对胃溃疡患者,他将其放瓦上煨存性作散剂用之,可制酸和中,且无刺激性,能护膜生肌,促进溃疡愈合。其他如用马鞭草截疟、仙鹤草强壮、白槿花治痢、望江南治热病便秘、苈麻根止咳平喘、凤尾草治带下等,无不随手拈来。朱老师对冷门药的应用更为广泛,有《用药经验》行世,例如穿山龙一味,朱老师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,认为其能扶正气、祛风湿、通血脉、蠲痹着,为治疗风湿类疾病标本同治的妙药,并说明用量需 40 g 左右,30 g 以下收效不著。再如豨莶草能祛风湿、平肝阳、强筋骨,朱老师用于黄疸缠绵不退,湿热邪毒稽留之候,取其能解毒护肝、兼可活血。还有用露蜂房治带下清稀,萆薢通淋利尿,一枝黄花疏风清热,疗效确切。冷门药大多具有“廉、便、验”的特点,易得而实用,还能减轻患者的负担。

临证所见有时用某方某药历久无效,转用一些冷门药,每能出奇制胜。我们在英国行医时会亲身体会,发现从未接触过中药的西方人对中药特别敏感,只用草药且用小量辄能获验,用量大了机体难以承受,个中道理发人深思。

6 务实求真

茫茫学海,何处觅真知?朱老师对虫类药的应用亦不乏真知灼见,所制之益肾蠲痹丸、复肝丸、健脑散等^[3-4],均为享有盛誉的良方。不妨略窥其心法,以作借鉴。

首先,上至《神农本草经》,下迄当代,凡医学文献关于虫类药的记载,朱老师靡不勤加搜求,积累大量资料,故能取精用宏。其次他还汲取民间经验,以济书本的不足。再者,他采用现代药理、研究成果,从新视角诠释虫类药的功用,躬身实践以证其实,故能得心应手,运用自如。此外,注意患者的反馈信息,证其药效,并发现新的功用。例如露蜂房一味,本是祛风定惊、攻毒疗疮、散肿止痛之良药。仅《唐本草》记载露蜂房能疗阳痿。朱老师用其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时,部分患者反馈有温肾壮阳之功,随后侧重用其治阳痿,确有疗效。此为朱老师自制蜘蛛丸[花蜘蛛(微焙),炙蜂房,熟地黄,紫河车,肉苁蓉]治阳痿之缘起。朱老师的这一体验,令人想起章太炎先生“道不远人,以病者之身为宗师”(《自强医报题辞》),是确有见地之言。病者之身是一本无法穷尽的大

书,所提供的各种信息,无论人的抗病能力,还是医者诊断、治法的确切与否,乃至药物的性能,客观、具体而真实,有任何实验无可企及之处,正是问“道”之所在。如果医者不善于捕捉病者提供的各种信息,并从中获得启示,就很难找到解决疑难杂症的钥匙。

朱老师的治学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后之学者,我们在验证木贼草的药性时,就受到老药工的经验启迪,感触良深。按诸家本草记载,木贼草味甘、微苦,治目赤肿痛,并能发汗。今人归于发散风热药,但它还能疗肠风、脱肛、痢疾,妇人崩中赤白诸疾,有收涩之功。其故何也?清人黄宫绣《本草求真》曰“疝痛脱肛、肠风痔漏、赤痢崩带,审果系风热而成者,得此则痛止肛收,肠固血止,而无不治之症矣。”显系随文释义,似通而未通。我们反复考证,张子和《儒门事亲·七方十剂绳墨订一》将其归于“涩剂”,惜乎语焉未详。惟《中药材手册》(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)载明木贼草“味甘、微苦涩”,遂用口亲尝之,果然有涩味,涩能固脱,这才解开了心中的疑问。这本书集中了全国各地的老药工经验,老药工无先入为主的成见,故真实可信,木贼草能散能敛,全在医者善用之。黄宫绣欲求真而不得其真,惟崇尚实践方有真知。孔志约在《唐本草·序》中云“《本经》虽缺,有验必书《别录》虽存,无稽必正。”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,古人如是,吾辈更当加倍努力。

7 结语

往事已成历史,知史可以鉴今。通过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,亦可窥朱老师博大的胸襟、治学的门径和独到的眼光,或可为读者诸君研究“章朱学派”之一助。几十年来,朱老师为继承发扬章先生的学术经验,出版其学术著作竭尽心力,硕果累累。今天我们缅怀朱老师的盛德与丰业,亦当奋发前行,让先师学术传世,则精神不朽矣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朱良春. 章次公先生生平及学术思想简介 [J]. 中医杂志, 1978(10): 484-486.
- [2] 朱良春.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重要性及其关系的探讨 [J]. 中医杂志, 1962(8): 16.
- [3] 朱良春. 健脑散 [J]. 中医杂志, 1989(1): 44.
- [4] 朱良春. 虫类药在临床应用上的研究 [J]. 中医杂志, 1963(7): 241-247.

(收稿日期: 2017-11-06; 修回日期: 2017-12-20)

编辑: 黄 健